



II

域流河沱滹：加馬

1946

行刊屋書家作



滹
沱
河
流
域

第一部

一
一九三九年初夏，正是滹沱河流域金針花開的時候。

許庭堅騎着一匹白鼻梁的紅色走馬，遊遊逛逛的離開了縣政府，拐過太行山根，繞過攔河砦旁邊的搖口，沿着滹沱河的渠埂跑了一陣。

滹沱河漲到半河槽水，從上游飄下來羊糞球，草根，黑棗樹葉子，浸在泥混水裏，混得像一鍋破餃子湯。波浪撞在攔河砦的石頭上，激蕩着，吼叫着，引導入了大渠，如同一條泥打滾的黃蟒向着灘地奔去。馬乍的拐上了渠埂，發驚的豎起了耳朵，聳動着金色的柔毛，對着流水打着響鼻，許庭堅使勁的勒住嚼子，踏緊了鐙，抽着鞭子；牠甩開了四隻蹄子，穿過渠埂上一排排的白楊樹，向着一馬平川的東莊灘跑去。

這裏是三千多畝的大灘地，開闊，遙遠，坦平，灘地上一順水的麥子望不到頭，綠茸茸的，有一股麥汁的清香味打着鼻子。

傍晚的太陽熱烘烘的，晒在許庭堅的腦皮上，彷彿拔了水罐子一樣。他想吹吹風，把一頂八成新的禮帽推到後腦勺去，解開嗶嘰襖的鈕扣，用手帕擦一擦肥豐大耳上的汗珠。暖風柔和的吹着麥田，他露着金牙微笑着，唱起「四月南風大麥黃」來了。

正是播穀鳥叫的時令，大渠外的流水暢順的淌着，經過平木的分水口，淌過五六條小渠，灌到土埂堆成的田畦裏。已經過了頭場水，淤泥沉澱到麥根上，玉菱槎的麥子長得快呀！露了芒，灌了漿，扯齊了穗子。有小麥，大白綠麥子，小白綠麥子，參雜着鈴鐺麥和黃灰，稠得插不進手去。風從太行山頭兜下來，麥浪跳動了，如同樹葉子上一隻蠕動的綠節節虫，前覆後仰的搖擺不已。淹沒了平灘上的界線，土埂上的金針花放着姣黃黃的光輝。

他是東莊灘的大地主，做過灘頭，典地的顧主和欠息留地的債權人。

他還記得祖父穿羊皮襖趕馱子的情形，父親是一個白手成家的人，一天幾趟跑到日工市和集中上，搶着短工的手巾，同牙紀交頭接耳的打着暗號，沒有幾年的光景，置得家大業大。

。當他接手的時候，已經是一個有五百畝老灘的灘頭了。那時候，父親和妻子前後去世，姐姐出嫁到王家，哥哥做了審判官，年青的弟弟考入農業專科學校，他娶了姨太太，做了兒子的父親了。管家料理家務，看院的打更，雇工養種地，另外還有丫頭和老媽子侍奉他。他隨心所欲的到太行山上打野雉，找朋友談心下棋，在官場的宴會上飲酒作樂。他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，不吃虧，不讓人，會看風使舵，打得一手如意算盤：每年秋分以前，把灘地租出去，等着佃戶播種下宿麥，到年關打不上租子，他把灘地收回來自己養種。他放臭虫利和出門利，要地契做抵押，欠了利息，他收留了人家的土地。在青黃不接的時候，高價往外拾糧，遇到憂古年頭，用窩玉菱子去換小戶人家的灘地，向佃戶討小租，不給長工「犒勞」吃。村長是他的狗腿子，公房的頭役和他私通做弊，一有攤派，却潑到窮花戶的身上，如同大魚吃小魚一樣，花戶被他吃光了，拾糧食的人沒有糧食吃，養種地的人沒有地種，值地借錢把錢化光了，當出了地，只好給他做長工了。當他一帆風順的時候，置了一千畝灘地，一百畝挑竿水地，一百畝梯田，招莊頭，收佃戶，雇長工，沒有誰知道他的家業有多少，每年的地租子，大約可收到一千三百石麥子。他是怎樣貪心無厭呀！開了一片灘，又開了一片灘，修攔

河氾，累頂岩，拉掛，做畦，調渠，好像泛濫的滹沱河也幫助他吞併土地。

抗戰以來，晉察冀邊區建立抗日政權，把公房改做水利委員會，他辭去了灘頭，給他當狗腿子的舊村長陸發也撤換掉了。政府給人民減了租，放農業貸款，救濟災民，優待抗屬，人民有了生路，不再向他抬糧和借印子錢了。他負擔着佔全村百分之五十的公糧，村款，糧銀，買救國公債，雇工工資，水利化銷。他不得不辭掉了看院的，打發丫頭回家去，減少三個長工，他走着下坡路光景一天不如一天。

離清水溝一箭遠的地方，一片葦塘遮住了麥田，青泥菜挺着葉子，有一羣水鴨子在池塘裏撈魚吃，翅膀打着葦草，刷刷的响着。

「走下坡路……」他自言自語的說，狠狠的抽了一下馬屁股，馬急得跳起來，跨過了清水溝埂，繞過葦塘，一畦一畦的灘地從他的眼簾裏飛閃過去。他也就想起了灘地上發生的一些糾紛。他記得：在一千畝的灘地當中，有二百畝被原主贖回去，賣掉了五十畝，剩下的七百五十畝都減了租子，他準備當出五十畝清水溝沿上灘地，投資到貿易局去。他覺得負擔太重了，在合理負擔的統計表上，不是寫得清清楚楚麼！「凡私人向公共事業投資，不計總值

，只計收入。」政府獎勵私人投資，也許對於他是一種生機。

他是前一天到縣政府司法科，探望他的哥哥許治民，——現任司法科的審判官，談了一下減租在法律上的根據。然後出席貿易局股東代表會議，青年的實業科長兼貿易局長沈明，一個學生出身的人，報告當前的貿易政策，統制對外貿易，運銷土產，刺激消費，獎勵生產，推行邊幣，打擊偽鈔，擴大私人資金建立自力更生的工商業。事情不是一明二白的麼，抗戰以來，大商人逃到城裏去，關了店鋪，貨物轉運不靈，正是貿易局掙錢的時候。他動了心，要更多的到貿易局去投資，他準備當出一部分灘地，做為資本。

他趕到了拉沙場的前面，兩腳離了鐙，翻鞍下了馬，什麼念頭都打消了。

寬渠裏的流水湍急的，擠過拉沙場的閘口，野馬似的奔到河灘上去。吐着白沫，寒森森的吼叫着，捲沒了無數條的細流，向着遙遠的太行山頭滾去。

在拉沙場上，站着一個皮包骨的老頭子，捲着褲角，手裏拿着一隻鐵鉤，拉着閘板。

「肥頭張青，頭場水麼？」許庭堅隔渠問着，緊緊的牽住馬嚼子。

「泥混水呀！」

「上游下了大雨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張青急得滿頭大汗，彎下腰，使勁的勾着鐵鉤，拉起來長方塊的木頭閘板，抖擻着山羊鬍微笑着，當他再去拉閘板的時候，一雙藍幫布鞋已經濺濕了。

「不礙事麼？」

許庭堅望着寬渠裏的泥混水，就心間板撤得不好，崩了渠埂，現在正是麥子要澆水的時候。

「不礙事，我打包票！」老頭子斬釘截鐵的回答說。

「有你巡渠我閉上眼睛也放心了。」

「我若晚來半個時辰撤閘板，泥湯淤平了渠，水利委員會要損失幾千元的工程。」

張青是一個熱心腸，四親無靠，光身漢的老頭子。他懂得滹沱河的水性，像懂得自己的脾氣一樣的清楚。當許庭堅還沒有做灘頭的時候，他已經做了耙頭，巡渠派水少不了他，開灘累頂岩也都請他出主意，又省工，又牢靠。他有一股牛性子，好打抱不平，看不慣頭役大

手大脚的化公房的錢，喝了幾杯燒酒，立刻同頭役吵起來。今年，公房改成水利委員會，舊有的灘頭、頭役、地防都去了職，他是水利委員會的委員之一，照舊做着耙頭的職務，加了工資，他對於渠埂愛護更加熱心了，下雨的時候，他整夜的不睡覺，戴着一頂破草帽，在渠埂上走來走去。他明白，灘地上三千多畝莊稼，完全在他的身上。

過了抽一袋煙功夫，張青從白石窩棚裏走出來，穿一件露胳膊的小褂，提著鐵鉤，走到許庭堅的跟前來，摸了一下馬身上黧黑色的柔毛。

「牠趴奔子麼？出了透身汗呵！」

「我叫牠小跑到這裏來。」

許庭堅摘下了馬籠頭，牽住嚼子，把馬拉到草地上去餵青草，馬撒野的曳著韁繩，嘴脣噴著白沫，咬著嚼子咯咯的响。許庭堅扯起了韁繩，罵著。

「裝吧！裝不飽你的草包肚子。」

「牠是六岩口麼？」張青問了一句。

「正當年的五岩口呢。」

「真好牙口！」

「伙計夜裏去添草，摸摸槽子，牠把穀草根都吃光了。」

「人無外財不富，馬無夜草不肥。」張青感觸的說着成語。

「肥頭，你說的不是麼？財富是滹沱河給我們的。河水澆麥子，澆稻子，它不是勝過山西米糧川麼？」

張青望着黑棗樹下的滹沱河，說道：「滹沱河是一隻羊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牠是一隻羊？」

「滹沱河是一隻羊，它的下游叫釜陽河，磁河是一隻豬，它的下游叫瀦龍河。」

「哈哈，你講下去吧！這故事是從那裏來的。」

張青望着遠處一堆亂蒼山，若有所思的樣子。「那是幾千年前的事了，五台山上生着一隻豬和一隻羊，白天曬太陽，夜裏吃露水草，天熱了就跑到河裏去洗澡。有一天，牠們私下打賭：看誰先浮到東海，誰就成龍。豬能浮水，先游到東海，成了龍，後來老百姓把滋河的下游叫瀦龍河。羊不能浮水，在水裏喘不上氣，露着角，哧哧的叫着，浮到太行山下，就淹

死了。

「羊死得冤枉啦！」許庭堅慨嘆說。

「實在冤枉啦，羊雖然軟弱，牠也要報復呵！天天用角去翻漳沱河底，泥土翻起來，幫助窮莊稼主澆灘地，窮莊稼主才有飯吃。」

「水利，水利，灘地澆水才有利。」

張青打比喻說：「灘地是肉，泥水是血脈，人身上若沒有血脈，還能夠活下去麼？窮莊稼主爭奪灘地，漳沱河是六十年花甲子一翻身呀！」

漳沱河在拉沙砮下面响着，張青搖一搖鐵鉤，向着拉沙砮走去，他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漳沱河是六十年花甲子一翻身呀！」

許庭堅把馬拉到渠埂上，勒住嚼子，引鐙上了馬，越過灘地，他已經望見東莊自家的四包頭院落，在槐樹叢中露出青色的磚牆，像一座小城，牆上鉅齒狼牙似的垛口羅列着，有一種森然的氣概。他打着馬，燕飛似的向着東莊跑去。

註：在冀西漳沱河流域，水利工程建築浩大，老百姓自己創造一些辦法，名詞也是

老百姓自己創造的！攔河砬，用方塊石頭在河中建成砬，引水入渠澆場地。頂岩，在渠埂下用石頭壘成的石頭堆，防止洪水沖渠埂。拉沙吧，用木板建成的水閘，撤開板可以放洪水，防止淤泥淤渠。搖口，大渠的放水口。平木：灘地上分配水量的一種建築，用石塊砌成的水道。公房：管理灘地一種半政權機構。灘頭，管理灘地行政之事，頭役，攤派化銷的，地防，解決場地糾紛的。

二

許庭堅走進自家的花門樓，到了寬洞的四包頭院子，叫喝了一聲，把馬交給領人的陳迷瞪牽走，通過內宅，向着葡萄架後面的書房走去。

他拉開了書房的彈簧門，掀開軟簾，當他的一隻腳觸到地的時候，立刻發生一種親切之感。石灰粉和油漆味打着他的鼻子，鐘擺在滴答的响着，他喜歡看牆壁上古香古色的軸畫，櫃台上一對硃砂古瓶，刺繡的信扎，黃色的書廚，紫檀桌上的筆筒，筆筒裏插着一把蒼蠅拍子，任何一件小東西，都對於他發生了感情。他已經一天多不在家了，看不出有什麼變化，玻璃窗外的百葉窗照舊的半掩着，翻開的「隨園詩話」記起最後一次閱讀的情形，圍棋盤上的黑白字保持着犬牙交錯的局面。只有紫檀桌上扔得亂七八糟的鷄毛信和報擲，送信的人在

灰塵的桌面上觸了一個大手印。

他拉一拉靠椅上的紅墊子，坐在上面，開始折閱紫檀桌上的信件，一封是貿易局召開股東代表大會的通知書，因為交通站的輾轉周折耽誤了時間，一封是專員公署難民子弟學校寄來的聘書，請他做該校的名譽董事。他記錄下了要點，把它們插到信扎裏。隨後，他打開了「抗敵報」念着上面的大標題：「英法蘇繼續進行談判，希特勒宣佈廢止德波互不侵犯協定，南昌附近激戰，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，縣成立武裝動員委員會……」最後的兩項，和他有着切身的關係，他準備逐字的研究一下，剛剛看到第四版舊五號鉛字的頭一行，他感到口渴了，大聲的叫起來：

「張媽，倒茶水來！」

他把脖子伸到百葉窗外去，階前的芍藥花紅得像一盆火，廂房的走廊搭着葡萄架子，姣嫩的綠葉子在風里微微的顫抖着。張媽住的廂房關了門，屋檐下有一羣銀灰色的鴿子在栩栩的飛着。

大概聽到許庭堅的聲音，管家陸發從姨太太的房子裏溜出來，走到了書房。管家陸發長

了一付尖嘴巴子，水蛇腰，小白臉嵌着一對三角眼睛，他的小聰明很容易看得出來。他能見甚人說甚話，當面說得天花亂墜，却暗地裏搗鬼。過去他是許家的狗腿子，當過村長，因為貪污村款，被村裏的老百姓攆跑，他逃到了許家，當了管家。

「你有事情麼，」許庭堅先開口了，「有人來過麼？」

「是，老爺，好多人來過了。」

管家點頭應酬着，伸一伸細長脖子，活像有一兜蛆蟲急得要從他的肚皮裏鑽出來。

「有工會主任，劉二窩；王姑奶奶兒子王富，莊頭，區公所也有人來催公糧。」

「怎麼，張區長擺大架子，派區丁到我這個門口來，催公糧。」許庭堅拍着桌子叫着，因為他把區公所誤聽做區丁，他在冒水了。

「不是區丁，」管家解釋說，「是那個當過小學教員，外號叫木頭人的民政助理員。」

「你沒有對他說，今年下打佃，糧食一時收不進來？」

管家回答說：「我對他說過了。」

「你沒有對他說：農會鬧減租，我的手頭不充裕麼！」

「我對他說過了。」

「你沒有對他說，等到麥秋麼？」

「老爺，我說得唇乾舌焦，用嘴能說的話我都說過了。」管家苦笑着，啞一啞嘴唇，「我讓他等到麥秋，我對他說：『轉眼就是麥秋，不是芒種見麥槎麼！』」

「他怎麼回答的。」

「他說八團收復了洪洋店，開了過來，等着公糧吃。」管家彎一彎腰。

「他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，我花門樓能够欠他區公所一粒公糧麼，何必扯到八團的身上。」

「是，老爺，他不該拿八團當要公糧的幌子。」管家點了點頭，似乎替民政助理員承認錯誤一樣。

「哈哈，我就知道木頭人不能通融的。」許庭堅露出金牙微笑着，對着門角的藍色痰盂吐一口痰，他覺得把木頭人吐到痰盂裏。當他想起了公糧，又發了脾氣。「他知道催公糧，他知道公糧分配不公平麼？」